

游走在文字的边缘

□ 史万荣

的拘泥，没有形式的约束，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时间与空间随意穿梭，古人与今人促膝对话，思绪所至，意境飞扬，他用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

在那里，我看到汉朝的辞赋如同湖水般平滑细腻；

在那里，我看到唐代的诗歌如同大海般气势磅礴；

在那里，我嗅着婉约的宋词追忆江南情思；

在那里，我聆听幽雅的元曲回味西厢旧事；

在那里，我在明清的街头寻找小说中的背影；

在那里，我在战火的烽烟中聆听民族的悲呼……

从那时起，我对文字，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了更加感性和理性的认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包罗万象，涵盖古今，如火把般照亮人类文明每一个进步的历程。在他执教的那段时间里，我对文字的钟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或许是源于自身的浅薄，图书馆成为我业余时间最喜欢所在。每隔几天，我都会翻阅厚厚的书档，去猎取自己喜欢的读物。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老一辈文学家的作品不断进入我的眼帘。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黄金期，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张贤亮、梁晓声等一大批乡土文学、知青文学作家的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炙手可热的精神食粮。毕业以后，从校园来到工厂，我在冶金炉窑的炙烤中度过了最美的青春年华。在钢钎和炉火的陪伴下，随意涂画的文字为那段年轻的时光留下最好的印记。

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我与文字的距离越来越近。枯燥的公文是我每天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工作总结、汇报材料、交流发言……后来，开始学习写新闻、写通讯，而后写诗歌、写散文，这一写居然三十年的时光！

三十年的时光，不仅让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中年汉子，也让文字滋养和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那里有人生的感悟，生活的经历，情感的起伏，还有对河西走廊这片土地的感知、眷恋、回味和希冀。

文字，不仅是文明的符号，更是对时光的标注。生活给了我们坎坷的经历，文字则赋予它深厚的内涵。“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其中的滋味，如烈酒般醇香，似清茶般淡雅。

品读一段平平仄仄的文字，品味一番浓浓淡淡的岁月，让时光的双手，抚平心灵的痕迹，安然前行，历久弥珍。

对于文字而言，我是一个生性驽钝的人。从读书识字到今天，读过的文字谈不上多也算不上少，但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文学世界来说，只能算是沧海之一粟。

三十多年前，一个小小的豆腐块作为我的处女作偶然发表在一家省级报刊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自己今后的日子竟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常常因为作文而犯难。那时候，没有课外读物，没有亲身经历，更没有专业的写作辅导，每篇作文都是在东拼西凑中应付了事。老师在作文本上的批语每次几乎都是一个唱词：构思简单，内容空洞，寡淡无味。

在张掖求学时的语文老师身材魁梧，卷发浓眉，谈吐不俗，是学校特聘的外校教师。因为意外，左眼下伤残。从第一堂课开始，便可以感受到他的授课方式与以前的老师迥然不同。熟悉的文字从他的口中吐纳出芬芳的花朵，万紫千红，芳香四溢。在他的课堂上，没有教案

有这样一个家庭，一对和睦恩爱的小夫妻用爱和奉献的双桨，把家庭之舟驶向幸福的彼岸。

这个温馨的家庭，由勇敢的消防员丈夫、智慧而坚韧的妻子和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组成。

主人公叫张芳平，是金川集团镍都实业公司万方公司轻工康健产业事业部的一名生产操作女工，负责轻工康健系列产品生产。

作为消防队员的妻子，张芳平深知消防工作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消防队员是城市的守护者，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丈夫肩负着沉重的责任，时刻准备着奔赴火场、抢险救援。张芳平是坚强后盾，始终怀着深厚的情怀，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云的秩序

□ 蹇梦潇

毕业那年，小飞和我说决定去北京工作，我一点也不意外。

从小学认识她起，她就是个很潇洒的人，想去哪里，想做什么，都一定敢去做。

她为老师闯过校长办公室；为照顾同学，大雨天脱了外套跑回家；为打抱不平和男生打过架，而且一点没吃亏。

我至今忘不了小飞翻墙时如履平地的样子，那天我跟在她身后一起翻，结果骑在墙头瑟瑟发抖，一下午没敢跳下来。

因为这些，她有了一个潦草又霸气的绰号：“飞摩托”。在乡下的学校，本名是不重要的，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贴切的土绰号，似乎这样叫起来才更生动。在别人眼里，也只有摩托这种风驰电掣的交通工具，才配得上形容小飞。

但离开金川前，她说自己其实并不像摩托，更像一朵云。父母不在身边，总觉得自己无所依靠，没有秩序，风怎么吹她就怎么走。

之后的几年，我只见小飞回来过一次。那是去年春节，我在街上远远地认出了她。

“飞摩托！”我拉长声音边喊边跑，“飞摩托！你……”

小飞听到声音，转过身来。

啪！一个清脆的脑瓜崩打断了我。我捂住头，眼冒金星地望着她。

“再不要叫我飞摩托，我叫安逸飞！”她压低了声音。

这时我才注意到，小飞身边还站着一个高个子的男生。

她留着从没梳过的发型，穿着颜色温柔的外套，向男生介绍我，称我为“闺蜜”。

我愣了一下，因为小飞从没这么叫过我，我们之间原本都是互称绰号的。

在一家牛肉面店坐下后，我兴冲冲地问她北京有

什么值得去的地方，什么东西好吃，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

“其实……”茶碗在小飞手里缓缓转着，她的目光落在远处，“我不想留在北京了。”

空气有一瞬沉默。

而后我才知道，前些日子她奶奶过世了，她没来得及第一时间回家。她觉得这件事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牌，某些说不清的东西，正在徐徐散开。

小飞说，有这种“溃散”的感觉，或许是离开家以后，或许是很久前。

我们小时候在一个老龄化的村子里上学，所以自小就知道，世间很多东西都在不断地溃散着。比如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去世了，比如爷爷工作的农具厂倒闭了，再比如做爆米花的那个大叔再也不来了。

也许一开始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同，直到有人为买一盒感冒药跑了万公里，直到没有厂家愿意免费给孩子们做教具，直到攒的玉米粒发了霉都没人来收。

有时候觉得，人走得真快。每次回乡下探亲都不敢细问，害怕某些记忆突然坍塌，害怕某些名字再也不能提起。

“两碗牛大，二细。”小飞取好筷子，熟练地在窗口点了单。

面来了，她没再说话，只是不断地搅拌着。辣椒油流来流去，蒜苗的香味在热气里蒸腾。接着，筷子插入碗底，翘起一大股面，送进嘴里。

面刚入口，小飞就停下动作，揉了一把眼睛。

“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她又往碗里倒了些醋，“因为大城市里，很多东西消失得太快了。”

小飞说，一起打工的邻居，还没脸熟就搬走了；楼下的网店开了没多久，就一家一家地倒闭；喜欢的衣服，没来得及买就已经过时了。

某天花了大几十块还没吃饱的时候，她忽然开始



疯狂地想念楼下的凉皮和牛肉面。

我恍然明白，她所说的“溃散”是什么了。

那是一种精神秩序的解离。从小听习惯的口音，吃惯的面食，坐惯的公交车，每天遇到的邻居……无数细微的人和事在记忆里真真切切地扎根着，组成了赖以生存的精神秩序。

或许，人的精神世界只有在最熟悉的规则下，才能感受到一种无可比拟的安稳。

“我以前觉得云自由自在的，但现在，我觉得云也有秩序。”小飞往嘴里送着面，“不然走得太远，它就散了，没了。或者……就不是它了。”

我看着不停吃面的她，心中暗自了然。

的确，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在不可避免地消失，但在有限的光阴里，或许还能依靠一些暂且“永恒”的东西，让内心多几分踏实。比如楼下的面馆，街边的国槐树，顶着烟囱的冶炼厂房，还有干燥的风，穿着绿色或橙色工装的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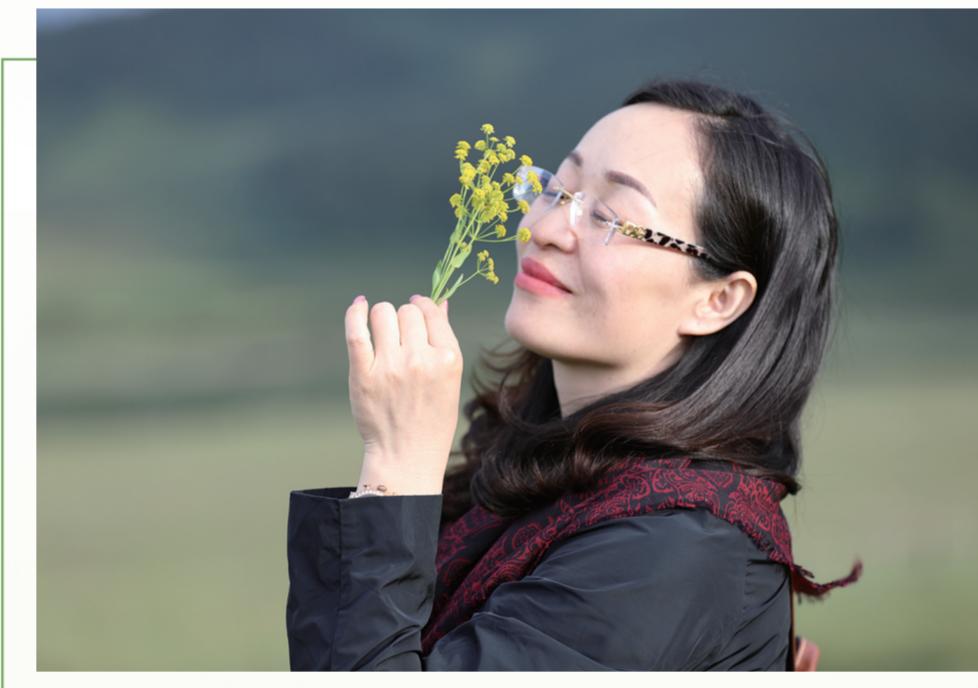
有时候，我看他们的背影，来来往往，如同城市上空飘浮的各种形状的云。他们一起融合，一起被风刮走，一起和冶炼厂飘出的水雾相接，或者隐藏在沙尘背后，又或者在天上涂抹均匀。我知道，他们都是属于这片戈壁的云，我知道，他们都在漂泊着，或是停留着。在日复一日的漂泊中，我也成了徘徊其中的一朵。

那年，在周围朋友纷纷选择外出时，我通过了金川集团的招聘考试。公园对面卖糖葫芦的奶奶听说后，不停祝贺我。

而在陌生的大都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汪洋，都在各自的命运里沉浮着。若非熟识，若非同乡，谁又顾得上对匆匆而过的人问一句好，说一句恭喜呢？

“逸飞，吃完饭我们去哪？”我问。

小飞的嘴角有些不自然地抿起，冲我眨眨眼：“你还是……叫我飞摩托吧。”



雷锋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记忆和传承。

对于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我来说，雷锋的故事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听得最多、也最爱听的故事。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能够接收到外界信息的只有村里那个“大喇叭”。那个“大喇叭”里，有时播放着革命歌曲，有时安排重要工作，有时讲述革命故事，其中雷锋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最为深刻。

那处安装“大喇叭”的地方，就是孩童时代的我们最爱聚集的地方。一群孩子在那里玩游戏，年龄大一点、个子高一点的能当“团长”“班长”，而我只能拿一根树棍、站在指定的地方“站岗”，执行最多的任务就是看有没有大人急匆匆、气呼呼地跑过来。因为，玩的尽兴的时候，往往就会忘记了回家吃饭。我要是失败了，很有可能要挨“团长”或“班长”的脸上有手掌印，我就得“下岗”好几天。

那顶“雷锋帽”，我日夜夜盼了多少年。直到上学了，冬天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学校，我才有资格得到了哥哥戴过的一顶旧帽子。帽子虽然旧了点，但耳朵是温暖的，心情是快乐的。当你有一个心愿得到满足的时候，其他的事你都不会计较。

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春天，学校都要组织义务植树。每天的下午，我们从家里扛着工具，步行到学校指定的地点集合，按照分配的任务，挖树坑、栽树苗，还要浇水。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总想着学雷锋就要学出个样子来。所以，挖树坑的时候，总想着要把树坑挖大一点、深一点，不用老师来一个一个验收，同学们自己就会互相比较，谁的树坑要是挖的不够深、不够大，那可是很丢人的事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走过那片自己小时候种下的树林，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的趣事。人生没有白流的汗水，在大地上种下的是颗小树苗，在我们的心灵里播种下的是颗精神和价值追求的种子，一定会和地上的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总有一天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雷锋精神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追求，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我为人人”的奉献精神，融入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阳光，全社会都充满爱心、处处和谐，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向往，自然需要我们每个人自觉地投入和付出。

家风，荡起幸福的双桨

□ 沈然

每当丈夫接到紧急救援任务，无论白天黑夜、节假日与否，张芳平总是毫无怨言，默默承担起家庭的一切事务。她知道，丈夫的工作不仅仅是职业，更是一种使命。为了让丈夫毫无后顾之忧奔赴救援一线，她总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照顾两个孩子的起居，用爱心和责任保证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

丈夫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多次获得表彰。他参与处置大小火灾和抢险救援600多场次，被总队嘉奖1次，支队嘉奖3次，荣立三等功1次。这些荣誉的背后，离不开张芳平的理解与支持。在临夏积石山地震中，丈夫随支队业务主干连夜赶赴灾区，圆满完成任务。张芳平虽然心中担忧，但她始终坚信丈夫的选择，默默地为他祈祷，等待他平安归来。

张芳平的家国情怀

不仅体现在对丈夫工作的支持上，她还经常教育孩子要热爱祖国，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经常告诉孩子，爸爸的工作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幸福地生活。两个孩子在母亲的教导下，从小就懂得爱国、尊重和感恩。

在这个温馨的家庭里，良好的家教家风如同坚固的基石，支撑起一个幸福的家庭。

做消防队员的丈夫，日复一日，无惧危险，始终坚守在保护城市安全的第一线。他的每一次出警，都是对责任与担当的生动诠释；他的勇敢与无私，深深影响着家中的每一个成员。

张芳平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家人，她的言行举止像一盏灯，照亮了孩子前行的道路。两个孩子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从小就懂得尊重他人、乐于助人。扶老人上下楼、帮老人提东西是经常的事，邻里间都夸孩子有礼貌、懂事。他们小小内心，蕴藏着不小的爱心。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社区，他们

都以实际行动传递着

温暖与

关怀。这个家庭，因为有了这样的父母，因为有了这样的教育，成为了一个充满爱与正能量的港湾。

奉献，让张芳平家庭彰显绚丽风采。

与邻居相处融洽，经常与大家分享生活中的点滴，遇到邻居有困难，她总是热情地伸出援手。孩子在学校和社会活动中也特别有爱心，乐于助人，全家人成为邻里学习的榜样。

张芳平用良好的家教家风影响人、激励人，让爱与温暖在社区、邻里间传递。

在生产岗位上，张芳平坚持干一行、爱一行，不怕苦、不怕累，她对每一个过手的产品都一丝不苟，每月都是生产排头兵、质量佼佼者。她勤于学习、扎实工作、乐于奉献，用自己良好的言行影响着身边的同事。

勤俭节约是张芳平夫妇秉持的传统美德。合理规划家庭收支，不浪费点滴财物。在孩子的教育上，夫妻俩注重培养孩子正确的消费观，让孩子明白劳动成果来之不易，让她们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爱无处不在，它体现在对国家的忠诚里、对家人的关爱里、对邻里的友善里、对工作的执着里……

张芳平用爱和责任经营着这个温馨的港湾，用良好的家教家风，努力为邻里间树起家庭典范，为社会传递春天的阳光和温暖。

阳春二月忆雷锋

□ 吕军